

一首催人泪下的奋斗诗篇
一段撼人心魄的青春颂歌

我的青春岁月

李太平◎著

郑浩南与林口国，为了梦想，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深入边疆。但郑浩南的女友赵艳秋为了不让爱情冷却而百般阻挠，最终深爱变成了仇恨。郑浩南毕业后回到家乡，凭着才华和魅力，事业和爱情蒸蒸日上。但奇怪的是，婚后的生活和工作却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赵在林口国当了厂长，他们又开始一起抵制势力作斗争了。但郑浩南没想到的是，恶势力背后的幕后指使竟然是当年狂热爱恋自己的赵艳秋。最终，战争胜利了，鲜血却染红了主碑，青春也无声无息地流走了……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奋斗**过、**爱恋**过
并已走过**青春岁月**的我的同代人，
献给正在**奋斗**着和**爱恋**着的年轻的**朋友们**。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我的青春岁月

李太平◎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青春岁月/李太平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675-781-9

I.我…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689 号

我的青春岁月

李太平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白 鹭

王 春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数 340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 1-8000 册

ISBN 978-7-80675-781-9/I·609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两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郑浩南与林卫国，为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继续深造。但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冲击：郑浩南的女朋友赵艳秋不想让自己的男朋友离开自己身边，尽管郑浩南一心想要事业、放弃爱情，固执的赵艳秋还是不放弃。在这样的挣扎和痛苦的煎熬下，赵艳秋心中热烈的爱最终变成了卑鄙的仇恨，并且将这样的仇恨直接撒到了郑浩南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身上。赵艳秋展开了自己的报复行动。但对于这些郑浩南却一点都没有察觉。

郑浩南在一路拼搏和挣扎中完成了学业，如愿以偿地回到家乡，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和魅力，使得事业蒸蒸日上，爱情也是一路绿灯，和原来所在工厂厂长的女儿结了婚。但婚后，郑浩南的生活却偏离了幸福的轨道，一件又一件烦心的事情接连发生，使得工作和爱情都变得异常艰难。意气风发的郑浩南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南江厂一时间也风起云涌。

就在郑浩南不知所终的时候，当年因为家庭原因放弃学业的林卫国当上了南江厂的书记，郑浩南也出于事业需要而选择到南江厂去挂职。两位昔日的好兄弟，又开始并肩作战了。他们两人在南江厂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与以权谋私的阴谋势力，展开了扣人心弦的斗争。

这当中，丧心病狂的赵艳秋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伎俩，一步一步篡夺了南江厂的大权。并且勾结利用厂领导，玩弄权柄，排除异己，而她正是一系列阴谋的幕后指使人。

最终，恶贯满盈的赵艳秋付出了自己应有的代价，而让人痛心的是，这场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丰碑却是用正义之士的生命浇注的。

青春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落幕……

第一章

在一个深秋的日子,他又一次走进了这条熟悉的小巷。记得很多年以前,他就是从这条铺满青石板的小巷走出去,走向外面的世界的。

此刻,这条雨中的小巷显得幽深而迷离,缠绵的秋雨和轻纱般的白雾,给小巷平添了一种淡淡的诗情和空蒙的意境。

这位身着风衣的中年男子一手擎着雨伞,一手提着皮箱,缓缓地行走在雨丝纷乱的青石板路上。清脆的脚步声在雨滴凋零中清晰地回响。

他走出小巷,穿越一片树林,便来到了母亲的小屋前。

这是一幢深灰色的小楼,在萧瑟的秋风中,小楼显得有些破败,惟有楼外那些在秋雨中摇曳的残花,才让这座年代久远的小楼显出了几分生气。

中年男子神色凝重地伫立在小楼前,凝视良久。透过他那冷峻的脸庞,可以看出他对逝去岁月的那份感伤和恍然。他似乎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经告诉他,这幢小楼是解放前夕一个资本家离开大陆时留下的。后来,厂里把它分给了父亲和另外几位老工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景物依旧,但却物是人非。如今,小楼的墙面已经开始风化剥落,而他也开始步入了中年。

少顷,他沿着门廊,走进了小楼。

他来到了那间熟悉的小屋,放下了雨伞和皮箱,脱去风衣之后,他又打开了窗户。

屋外,残垣,小花,秋雨。

中年男子坐到了靠窗的书桌前,他打开手提电脑,目光却凝视着书桌上那本书名为《青春纪事》的长篇小说。

一阵风吹来,书页在风中翻滚。中年男子赶紧起身关上了窗户。

刹那间,雨水顺着窗玻璃汨汨流淌,斑驳而迷离。

一只手将书翻开一页。

中年男子开始敲打着电脑键盘,他的打字速度很快,清晰的敲击声不绝于耳。

他的神情渐渐亢奋起来。

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郑浩南。

按照郑浩南给制片人的承诺,他将在这里用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本。时间对于他来说非常紧迫,因为这部小说的作者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他希望作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屏幕上。而他则觉得只有把这部作品尽快搬上屏幕,才是对这位作者最好的交代和告慰。

窗外缠绵的秋雨牵引着他的情思。他开始写作,他再一次被这部小说里那些熟悉的情景所吸引,如烟的往事仿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被带回到那已经有些久远的,逝去的岁月……

这一天郑浩南记得非常清楚,尽管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极为平常的夏日。

在郑浩南后来的日记里,有过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我根本没料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极为普通的日子,我的命运却发生了重大的逆转。那封信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生活秩序和内心的平静。猝不及防间,一场轩然大波不期而至。在我还根本来不及细想的情况下,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情感地震和两难选择之中。”

和往常一样,这天下午上班之后,郑浩南依旧来到厂俱乐部礼堂,例行公事般地组织厂宣传队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进行舞蹈排练,准备参加市轻工局工会和团委即将举行的全局文艺汇演,而今天的这次排练则是他们在演出前的最后一次着装彩排。

此时舞台上一片静穆,只听郑浩南一声令下,刹那间舞台上音乐齐鸣,灯光闪烁,在极富动感的声光效果中,身着演出服的男女演员们跳起了时下颇为流行的霹雳舞,他们动感十足的舞姿,青春洋溢的面庞,立刻吸引了台下许多前来观看的职工家属们的眼球。

坐在台下调音台旁的郑浩南目光有些游移地凝望着台上舞蹈队的这些演员们。

南江日化厂宣传队分舞蹈队和乐队两拨人马。而舞蹈队则由二十来人组成,是六年前郑浩南从部队退伍进厂后组建起来的。这些人都是从全厂各车间、各部门筛选出来的,个个身板挺拔、英俊靓丽,青一色的帅哥靓女。六年来,在厂工会文化干事郑浩南的精心打造下,这些姑娘小伙子的舞蹈基本功可谓突飞猛进,不说炉火纯青,也算得上游刃有余。在这个还处于计划经济的年代,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算太丰富,职工的收入也不算高,但各机关、各企业间的职工业余文艺演出却搞得如火如荼。因而,郑浩南所率领的这支团队参加过大大小小一百多场演出,也为厂里捧回了几十个奖项,真乃身经百战,成就非凡。客观地说,这不能不说是郑浩南的一大本事。

郑浩南的本事得益于他在部队三年多的文艺兵生涯。这三年多的军旅生活,不仅练就了他扎实过硬的舞蹈功底,也铸就了他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超凡出众的组织能力。

音乐声打乱了郑浩南的思绪,他抬头朝台上看去。舞台上,领舞的是一个面如桃花的女孩和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在《金梭和银梭》优美的旋律中,两人舞姿翩跹、刚柔相济,尤其是那个叫关海英的女孩更显得美轮美奂,神采飞扬。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演,不时赢得了台下的阵阵喝彩。

台上传来的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并没有影响郑浩南的情绪。他既没有鼓掌,也没显出应有的兴奋。他似乎又走神了,也不知怎么搞的,这些天来,他的注意力老是集中不起来,总显得心事重重,晚上睡觉也常常失眠。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他是在等待一样东西。他隐隐感知,他朝思暮想苦苦等待的那个东西大概这两天就快到了。但他却不知道他等来的将是什么,是希望还是失望。他心里不免生有一丝紧张和焦灼。这些天来,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要坐在家里的台灯下,凝望着窗外冰冷的月色,为自己默默祈祷,祈祷幸运之神的垂青和降临,嘴里总会情不自禁地默默吟咏起贝多芬《致韦格勒书》中那流芳百世的经典名句“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

贝多芬的这句著名的格言,郑浩南每次品味都能品出别样的滋味,都能从这位命运多舛的德国音乐家身上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向命运宣战的豪迈气概。

在这个夏日的下午,郑浩南又一次想起了这句著名的格言,可这一回他却从这句格言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迎接命运挑战的激情,是一种大江东去汹涌澎湃的豪气,是一种为改变自身生存状态奔向未来的悲壮哀号和力量的狂放奔突……

在厂区通往俱乐部礼堂的林荫道上,一个高大魁伟颇具阳刚之气的青年男子兴冲冲地走来。他叫林卫国,与郑浩南是从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和哥们儿,他们都供职于同一家工厂。前些年,林卫国在厂团委书记的任上轰轰烈烈地干了八年。这八年,无论对林卫国,对南江日化厂上千名团员青年还是对郑浩南、关海英和赵艳秋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记忆,是他们每个人永远都无法忘却的珍贵回忆。最让林卫国感到欣慰的是,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他和郑浩南、关海英和赵艳秋这几位团干部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而且成了最好的朋友。在这期间浩南和艳秋也从同事变成了恋人。眼下,由于到了退团年龄,林卫国已经从团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正等着厂里重新安排工作。

林卫国和郑浩南都属于那种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他们俩的爱好也十分相似,一个喜欢文学,一个则对艺术情有独钟。只是郑浩南的所爱专业性更强,他喜欢电影并且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自己能为中国电影导演中的一员。

一阵悦耳的音乐声隐隐传来,林卫国便加快了步伐,大步流星地朝礼堂内走去。

当林卫国一踏进礼堂,他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舞台上绚丽夺目的灯光和天幕上气势非凡的背景烘托出一个宏大的主题,在青春舞曲《二十年后再相会》的激越歌声中,演员们载歌载舞如痴如醉的表演感染了台下所有的观看者。

林卫国也被这个舞蹈深深地感染了,他再一次被郑浩南的艺术天赋和才华所折服,禁不住向郑浩南缓缓走去。

音乐在一个辉煌的乐段中结束,短暂的静默之后,林卫国情不自禁地带头鼓起了掌,紧接着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郑浩南站起身来,这才发现一旁站着的林卫国,便冲他点点头,随口问道:“怎么样?”“不错,非常好!”林卫国由衷地赞叹道。

郑浩南拿起麦克风朝舞台上众队员说道:“今天的彩排效果不错,只要大家保持这种状态,我相信咱们南江日化厂一定能在这次全局文艺汇演中拿到好名次,大家有没有信心?”全体演员齐答:“有!”郑浩南宣布解散后,演员们便朝后台化妆间走去。

林卫国感慨道:“浩南,看来你小子真不愧是块搞艺术的料啊!”

郑浩南微微一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不无调侃地说:“那又怎么样?我就是有再大的能耐,哪怕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只能这样小打小闹。再怎么折腾,也只能算是小儿科。”

林卫国意味深长地:“那要是机会来了呢?”

郑浩南付之一笑,少顷,他意识到什么,转过头来:“唉,你什么意思?”林卫国冲他一笑:“走!”

这是位于南江市郊外的一个山巅上,伫立于此,整个城市似乎就在脚下。天边的夕阳辉映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好一派壮美的景色。

林卫国站在山巅的护栏旁凭栏远眺,显得心潮起伏。站在一旁的郑浩南不解地看着他,“你今天是怎么呢?把我叫到这儿来又不说话,到底出什么事了?”林卫国缓缓转过身来,不动声色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浩南:“看看吧。”

郑浩南接过信一看信封,不禁一愣:“滨海大学?”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抽出信笺,顿时他眼前一亮:“录取通知书!卫国,你呢?”

林卫国微笑着也扬起了手中的信。

郑浩南心里一阵狂喜:“这么说咱俩考上了?”

林卫国含笑冲他肯定地点点头。

郑浩南抬起头望着天空,哽咽道:“老天爷呀,你待咱们不薄哇。”随即他欣喜若狂地朝着远处放开喉咙大喊:“哎……我们考上啦!我们考上啦!”喊声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

也就在此刻,两人的心中都升腾起一种壮美的豪情,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激情和自信。

林卫国感叹道:“浩南,我们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郑浩南也兴奋地说:“是啊,咱们总算可以圆梦了。卫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只要不轻言放弃,他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

林卫国遥望远处思绪万千地问道:“还记得当初我们四个人许下的誓言吗?”

郑浩南:“当然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林卫国俯瞰着远处的城市沉吟道:“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离开这座城市,到滨海去求学了。说实话,要离开了,才感到真有些不舍。”郑浩南也很感慨,“是啊,这里毕竟留下了我们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的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话感染了林卫国,使他的心中激情涌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郑浩南笑道:“瞧你,又诗兴大发了。”其实在他的心中,又何尝不也涌动着一种激情呢。他们两人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苦苦追寻了这

么多年,几个月前,他俩还一起到滨海大学参加了考试。

今天,当他们双双收到发自滨海大学电影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书时,他们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他们没法平静。

如果说这两份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一扫了他们心中往日的阴霾以及因为等待而引发的那种焦灼、不安和忧虑的话,倒不如说它犹如两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使他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未来,同时也点燃了蕴藏在他们心中的那种蠢蠢欲动的激情与欲望。这种如烈焰升腾般的欲望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不甘命运摆布的弄潮儿般的勇气,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绝对自信。

此时,林卫国望着天边的晚霞,意犹未尽地问:“浩南,你说十年、二十年后,咱们是不是还能这样锐气不减、痴心不改呢?”

郑浩南转头看着他,肯定地说:“我坚信!”

两人都同时伸出手臂,有力地朝对方击了一掌。

黄昏时分,在南江市的一个酒吧里,郑浩南和林卫国已在靠窗的桌旁相对而坐,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交谈起来。

短暂的兴奋和喜悦之后,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他们的处境,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一向以稳健、睿智、心细见长而备受郑浩南钦佩的林卫国,首先谈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说这次到滨海读书,肯定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听了这话,郑浩南的情绪也冷静了下来,他赞同地点了点头。林卫国又仔细分析道,首先,咱们要通过的第一关是厂里,他估计厂里不会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下午接到录取通知后,他去找了厂党委书记吕枫,而吕枫的回答很让他失望,说话模棱两可,既没答应也没否定,说是要等在外地出差的罗文彬厂长回来后再研究,还劝他三思而行。林卫国说,这分明是在踢皮球。这下轮到郑浩南着急了,谁知道罗文彬什么时候能回来,再过十来天学校就要报到了,咱们可等不起呀。林卫国淡淡一笑,你急他们可不急,依我看,厂里的领导根本没打算放咱们走。郑浩南心一横,说:“反正我决心已定,他们放不放我都得走,实在不行,我就辞职!”听了他这话,林卫国沉默了,郑浩南看着他问他是怎么考虑的。林卫国思索着说:“实在不行,也只能如此了。这次机会对咱们来说都太重要了,我不想失去。咱们都老大不小了,如果这一次我选择放弃,那这辈子我恐怕都不会原谅自己,也会后悔一辈子。也许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但能对自己人生和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机会并不多,关键时刻,你走出了这一步,你就打开了通往理想之门的通道,反之,你注定要后悔终生。我想,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咱们的选择!”郑浩南听了他这席话,长长松了口气:“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林卫国的神态却变得异常庄重,说:“浩南,从今往后,咱俩的命运就捆在一起了。”郑浩南则说:“有你在,我有什么可怕的!”

林卫国也笑了,他换了个话题,问道:“哎,艳秋对你上大学这件事态度有没有缓和?”

郑浩南的神情立刻变得忧郁起来,他转头望着窗外叹了口气:“难呐。”

林卫国看出了他的心事,他知道前段时间赵艳秋为浩南去滨海读书的事,两人一直在赌气,偶尔也发生一些争吵,便开口道:“其实艳秋是个不错的女孩,前些年在团委的工作中,咱们几个人配合得很默契,我也了解她的性格,开朗、热情,就是比较情绪化,遇事喜欢钻牛角尖。所以这几天你要耐心做通她的工作,争取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他还告诫道:“这件事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耐心,千万别发火、懂吗?”

在林卫国的一再敦促和开导下,郑浩南终于答应去做赵艳秋的工作,当天晚上就和她谈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当郑浩南冒雨来到他和赵艳秋常见面的地方,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后,赵艳秋的态度和谈话的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

赵艳秋是从魏平原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今天一整天,她独自呆在厂部办公室里,一连起草了好几个上报文件,忙碌得一塌糊涂,因而,对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直到下班时分,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好姐妹关海英来叫她时,她才匆忙看了一下表,方知已到了下班的时间,只好兴致索然地收好文件,拿起小挎包,和海英一道走出办公室,走出了这座刚建好没几年的办公大楼。

赵艳秋和关海英有说有笑地走在厂区通往厂大门的林荫道上。厂里人都知道这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姐妹,而且两人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在厂里都算得上出类拔萃,都属于才艺出众的美女。就才艺而论,赵艳秋并不逊色于关海英。每次厂里开展活动,她的拿手好戏是长笛独奏,同样能赢得满堂彩,这或许是缘于她当文工团员的父亲遗传基因吧。不仅如此,赵艳秋还具有关海英所不具备的出众的口才,敏捷的思路,而且她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属于那种上得了台面,人缘义又极好的女性,尤其是前几年在担任团委组织委员期间,其才华早已展露无遗,因而,深得罗文彬和吕枫的器重。这不,刚满二十六岁她便坐上了厂办副主任的交椅,其仕途之路已初现端倪。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和关海英的关系,因为关海英是那种把名利看得很轻的人,她性格内敛、文静,向往那种淡泊、平和,与世无争特立独行的人生境界。因此,虽然好朋友艳秋如今成了她的上司,但她的心理却很平衡,依然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刚走出办公楼,赵艳秋就叫海英陪她去转转百货商店,关海英却含笑道:“算了吧你,言不由衷,明明有郑浩南陪你,还拉上我干吗?我可不想当‘电灯泡’。”赵艳秋被她逗乐了:“你这死丫头,看我不抽你!”关海英嬉笑着朝前跑,赵艳秋朝她追赶而来。

这时,身后有人在叫赵艳秋,两人停止了嬉闹,转头朝后边看去。

只见一个年近三十,儒雅中透着精明的男子朝她们走来。他叫魏平原。

关海英猜出魏平原有事找艳秋,便知趣地和艳秋匆匆告别后,独自走了。

待魏平原走上前来之后,赵艳秋问他有什么事,魏平原问她没听说郑浩南的事,赵艳秋摇摇头不解地看着他,心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魏平原如实相告:郑浩南和林卫国今天都同时收到了滨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赵艳秋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沉,她确实吃惊不小,因为这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一旦得到证实,她的脑海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与此同时,魏平原却说出了一个更令赵艳秋感到吃惊和恐慌的消息。

原来,按照当时的规定,在职职工考大学必须由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几个月前,当郑浩南和林卫国即将前往滨海大学参加专业考试时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郑浩南就找到自己的女友、刚被提拔没多久的赵艳秋,希望她给他俩开这个证明。从内心来讲,赵艳秋并不希望郑浩南到滨海区读书,两人还为此多次发生争吵,但她却经不住男友的软磨硬缠,心想反正他俩也未必能考上,如果不开这东西,郑浩南肯定不答应,她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再闹不愉快,更不希望失去这个男人。她太喜欢这个男人了。于是,她就答应了郑浩南。

她简直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草率,却让自己大祸临头。

厂工会副主席魏平原听了她的解释却非常生气地埋怨道:“你怎么这样傻呀,为了你那个郑浩南,你竟敢违反规定私开证明,我告诉你,吕书记要追查这件事情,并说要严肃处理此事,搞不好你这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很可能保不住。你说,你为了自己的感情而丢了事业值吗?”

魏平原的这番话直听得赵艳秋毛骨悚然,惊骇不已。她哀求魏平原替她在吕书记面前说说好话,使她能够躲过这场灾难,能够逢凶化吉。她说她能奋斗到今天太不容易了。魏平原说:“看在咱们的友情上,我答应你。但有一个问题,如果郑浩南还是坚持要走,他就是再有面子也帮不上这个忙。赵艳秋说郑浩南这边由她去做工作。”

魏平原却说:“你一定不能让郑浩南走,如果他们真要走,他俩的工作就很难保住。再说了,娱乐圈儿是个大染缸,你能保证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地方他能不变心吗?当然,我是为你好,要不是

为你担心,要不是为了咱俩的友情,我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呢。”

经魏平原这么一说,赵艳秋越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她暗下决心,一定要阻止郑浩南,就算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感情,也绝不能让他一意孤行。

如果说在今天之前,赵艳秋还心存侥幸的话,那么当魏平原把那个她实在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告诉她时,她一下懵了。在这一刻,她的情绪骤然降到了冰点,她预感到一场躲之不及的风暴已经向她袭来。她面临着又一次抉择。要么他放弃,要么我妥协,二者必择其一,没有别的路可走。虽然她深谙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道理,但真要让她权衡利弊作出选择,哪有这么容易。她也知道,他们两人都属于那种性格比较刚烈的人,你说服不了我,我也很难驾驭你,尤其在这种事情上谁都不会让步,一旦谈崩,分手是迟早的事,这无疑更增添了心中的危机感和忧虑。可她又实在不甘心自己苦苦经营了六年的这份感情走向崩溃和解体。她更不愿意经过自己多年打拼而取得的事业上的成就因为这件事而中途夭折。

窗外响起的阵阵雷声,把赵艳秋猛然从沉思中拉回到冰冷的现实。她竭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不再去想这些令她心烦的事。然而,坐在自己家里寂静而黑暗的客厅里,她的思维却异常的活跃,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越是不愿想的事却越是要想。

突然,窗外掠过一道耀眼的闪电将室内照得如同白昼,也向客厅那面白墙映照出一道雪白的强光。当赵艳秋含泪的目光无意间触及到墙上母亲的遗照时,她冷不丁一激灵,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母亲临终前那撕心裂肺的一幕。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已经奄奄一息的母亲,在医院病榻上对着自己心爱的女儿,满含悲愤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孩子,妈快不行了,妈这一生活得苦啊。妈要走了,可妈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赵艳秋哭着说道:“妈,您说吧。”母亲含着泪,气若游丝地说:“艳秋啊,妈这辈子错就错在不该和你爸这种人结婚,妈不该去找他这种搞艺术的人,这种人太不可靠,太容易变心。孩子,妈对不住你啊,在你很小的时候,妈就和你爸离了婚,让你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整的,缺少父爱的家庭里,这不是妈的本意,妈也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啊。妈的婚姻悲剧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和他长久地天各一方,长久的分居才导致了他的移情别恋。他爱上了他们文工团一个搞舞蹈的女人。孩子,你得答应妈,以后找对象千万别找这种人,还有,就是要把自己的男人留在自己的身边,妈不希望在你身上再发生妈这样的悲剧啊……”

母亲虽然走了这么多年,可她的遭遇和她临终前的那些话,让她至今一想起就忍不住想哭。在这个世界上,母亲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而母亲的遭遇和家庭的阴影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她终于做出一个决定,一会儿就去找姓郑的谈,今晚必须谈!不然她会疯的!她倒要看看,他怎么向自己开口,会给她一个怎样的说法,她希望速战速决,尽快得到一个令她满意的答复。她不相信,凭她的智慧和这些年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可能不力挽狂澜。

人生有时候就是一盘赌局,她决心陪这个男人赌一把。她觉得他对自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就为了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她也要走一程。可惜,女人常常被这种好胜心给毁了。

郑浩南是冒着雨走向这个亭子间的,还在老远的地方,他就看见一个一袭白裙、身材高挑的姑娘站在亭子间里,背着身凝望着远处的灯海,他不禁加快脚步朝亭子间走去。

“艳秋。”郑浩南走上前来,轻轻招呼了她一声。

赵艳秋回过头,凄然地看了他一眼。

郑浩南问她是不是在等他,赵艳秋又点了点头。他又问,我的事你听说了没有。赵艳秋依然默默点头。“那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不,我就想在这儿谈。”赵艳秋转过身急切地问,“浩南,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艳秋，咱俩相处这么多年了，我的想法你应该明白。”

赵艳秋目光定定地看着他：“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了？”

郑浩南默默点头：“是，不过，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真的，我现在特别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赵艳秋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浩南，我之所以来这儿等你，就是希望你看在咱们俩的情份上，能改变自己的决定。浩南，我求你别走好吗？”

郑浩南不解地：“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很在乎你。说实话，我不想你离开我，我更不愿失去你！”赵艳秋激动地说道。

“失去我，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吃惊而不安地问，又耐心解释道，“艳秋，我到滨海求学，只是想干点自己喜欢自己想干的事，说白了，我想换个活法，我希望有更大的发展。”

赵艳秋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可咱们干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考虑客观环境！”

郑浩南争辩道：“我知道客观环境对我是不利，但你想一想，这次机会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我选择放弃，那我就会后悔一辈子！”

赵艳秋哀求道：“浩南，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好好地想想，为自己，也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你走了，我们的事怎么办？我又怎么办？”

郑浩南激动地说：“艳秋，我也不想离开的，说实话，我现在也很矛盾，离开你到滨海求学，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我盼望了很多年的事。”他越说越动情，“我何尝又不想像别人那样，和自己的恋人长相厮守。但你知道，我这人不想庸庸碌碌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人生目标。虽说我心里也明白，我的这种奢望，我的这种不安分，对你来说很不公平，但是艳秋你要相信，咱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等我学成归来，我一定好好儿待你，好好儿补偿你。”

“郑浩南，你不用在我面前说这些甜言蜜语了，还是现实一些吧！”赵艳秋冷冷说道：“我告诉你，如果你为了自己所谓的追求而失去了眼下这份工作，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你不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郑浩南一脸的困惑：“你这话什么意思？”

赵艳秋：“据我所知，厂里根本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郑浩南：“这就奇怪了，我们自费读书，丝毫没损害厂里的利益，他们凭什么卡我们？”

赵艳秋反问道：“可你们学的是什？你们所学的专业能和厂里的需要对上口吗？厂里当然不会同意。”

郑浩南：“照你这么，我这辈子只能窝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也不干，中规中矩地过一辈子。”

“请你别曲解人意。”赵艳秋劝道：“浩南，咱俩的年龄都不小了，考虑问题还是要实际一些，不要一味地好高骛远，我劝告你还是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郑浩南厉声道：“可我做不到，我不甘心，我放不下！如果厂里真要卡我们，我宁愿放弃这份工作！”

郑艳秋爆发了：“你犯什么傻呀你，我告诉你郑浩南，你别凭一时冲动，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来！”

郑浩南吼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啊！”

郑艳秋含泪泣道：“郑浩南，你跟我吼什么呀？我还想跟你讲件事，厂里现在在查我给你们开证明那件事，搞不好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很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鸡飞蛋打，你明不明白？”

郑浩南吃了一惊，然后说：“对不起，艳秋，如果因为这件事让你收到了牵连，我向你表示歉意，不过那也是事出无奈。”

赵艳秋：“这么说你还是要走？”

郑浩南说：“艳秋，你别为难我。”

赵艳秋气愤地：“郑浩南，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你扪心自问，我为你担着这么大的风险，你却还要走？你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把自己的青春和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可你倒好，现在说走就要走，你真是太绝情了！”

郑浩南心软了：“对不起，艳秋，我也是没办法。”

赵艳秋伤感地哭泣道：“我现在怀疑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爱过我。”

郑浩南一下抱住她：“艳秋，你误解我了，我是爱你的。”

赵艳秋一下推开他：“你别碰我！”

郑浩南一怔，愣愣地看着她。

赵艳秋：“我真搞不懂，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还这样不安分？”

郑浩南终于被激怒，厉声道：“我是不安分！因为我不想甘于现状，我不愿意一事无成！我错了么？我究竟错在哪里？！”

天空骤然响起一串霹雳般的炸雷，闪电光束映照在两人脸上，刹那间，大雨倾盆而下。

赵艳秋低吼道：“郑浩南，我再也不想听你这些高谈阔论了。这两年来，我们为这事儿争，为这事儿吵得还少吗？我告诉你，是走是留，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我好，要么咱们就分手！”

郑浩南一震：“你在逼我要挟我，是吗？”

赵艳秋：“随你怎么想。”

郑浩南痛楚地：“艳秋，你变了，你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无邪热情开朗的女孩儿了。”

赵艳秋逼视着他：“就是因为我去太单纯，太迁就你，才助长了你今天的一意孤行！”

郑浩南：“这么说你后悔了？”

赵艳秋凄婉地说：“是的，我是后悔了。我悔我自己没办法说服你，我悔我自己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人。同时我也恨自己，我恨自己太没用，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我真是太失败了。”她抬起泪流满面的脸说：“郑浩南，你学什么不好呀，为什么非要学什么电影当什么导演呢？事到如今，我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我压根儿也不希望你干这一行！说白了，我不希望你搞艺术！”

郑浩南非常吃惊地看着她：“你总算说出了心里话，你总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看来你我之间是没法调和了！既然如此，咱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如果你真想分手，那就随你的便！”说完，他转身走出亭阁，走进了雨雾之中。

赵艳秋痛苦地望着走去的郑浩南，突然她疯了似地朝前追去：“浩南，浩南……”

郑浩南冒雨快步向前走着，赵艳秋不顾一切地跑上前来，从后面抱住他的腰，苦苦哀求道：“浩南，我求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好吗？”

郑浩南脸色铁青，无言地扳开她的手，径自朝前走去，走进了雨幕的深处。

一道闪电掠过，照亮了赵艳秋苍白的脸，紧接着传来霹雳般的雷声。赵艳秋如遭电击般地绝望吼道：“郑浩南！你混蛋！”

风雨中，赵艳秋悲怆地哭泣着……

无情的风雨肆虐着大地，一个接一个的闪电和雷鸣划破了夜空的宁静。

郑浩南神情焦灼地大步流星地走在风雨中，虽然他已浑身湿透，可他已经没有心情顾及这些了。他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与不安之中，是去是留，何去何从，对此时的他来说都是两难。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当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当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横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义无反顾还是和它失之交臂；是坚持还是妥协，是不改初衷还是儿女情长。放弃和退缩，都意味着对自己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前功尽弃抱憾终生。道义与情感，事业和爱情，这本来并非对立的人生二元

组合,眼下横在他面前的两道门槛,孰轻孰重,他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稍有迟疑和犹豫,他担心自己的心理堤防会瓦解会被决堤,进而坠入妥协和退缩的泥潭之中。

林卫国的妻子宋丽平的预产期再过十多天就要到了,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在他离开南江到了滨海没几天,他俩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对于一个即将做父亲的男人,尤其是对于像他这种有责任心的男人来说,妻子生孩子自己却不能守候在她身边,林卫国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还记得当他今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在兴奋和激动之余,他首先想到了妻子和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心里顿时萌发出一种复杂的情愫,是不舍、酸楚和愧疚,还夹杂着一丝悲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孩子无疑是她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自己却与她天各一方,不能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他感到愧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他转念一想,他的离开,是为了给自己闯出一条路出来,假如有朝一日我真的成功了,那么丽平的这种付出和牺牲是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短暂的离开是为了自己的妻儿将来的幸福。分别是短暂,团聚却是长久的。这样一想,他的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尽管他知道这不免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成分,但在走与不走的两难之间,他只能如此。然而,摆在他面前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他怎么向丽平开口,又怎样给她谈。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当他把这件事和自己的打算如实告诉给妻子之后,丽平却说:“你走吧,去干你想干的事吧,我支持你。”林卫国说:“那我走后,家里怎么办?”丽平说:“不怕,家里的事我应付得了。”林卫国又问:“丽平,你为什么这样支持我?”丽平回答:“你不是一直为没有上过大学感到遗憾吗?我不想等将来你老了以后再后悔。”

林卫国一下将妻子搂在了怀里,他的眼睛潮湿了。尽管他与妻子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但妻子的这种善良、豁达和善解人意还是让他感慨不已。这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动。此刻,他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找了好老婆,有朝一日自己一定要好好报答她。

门被打开了,赵艳秋走进黑暗中的屋子,伸手打开了灯,然后拖着湿漉漉的身子来到客厅,从冷水壶里倒了杯凉水喝起来。蓦然间,她的目光再次触及到墙上母亲的遗像,不禁一怔,手中的玻璃杯却滑落而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顿时,她鼻子一酸,一下扑进沙发里痛哭道:“妈,我该怎么办啊?”

此时的赵艳秋脑子里仿佛一片乱麻。如果说郑浩南的态度给了她一记闷棍,使她感到愕然、困顿和愤怒的话,勿宁说她现在已是万念俱灰。她本以为凭她对他的感情,自己绝对能够说服郑浩南回心转意,改变初衷。她甚至在出门之前就想好了几套方案,该怎么说怎么答,万一对方死不同意又怎样应对,她感觉自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稳操胜券。她甚至还给这次谈话定下了一个基调,一定要克制,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之,绝不能发火,要忍!小不忍则乱大谋!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按照她预先的设计进行,刚说没几句,她还是忍不住发火了,而且火气越来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最让她伤心的是郑浩南对她的那种态度,太让她失望了。尤其是他说的那些绝情的话,真乃字字穿心,直捣她的心门,让她这颗破碎的心似乎在滴血,在滴泪。

此刻的她,神情麻木,两眼发呆。本以为能够力挽狂澜,稳操胜券,没想到自己却以失败告终。看来一切都该结束了。郑浩南啊郑浩南,我赵艳秋为你付出了六年的青春和情感,可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却是你的忘恩负义,你的义断情绝。哪怕我死了都会恨你,诅咒你!我要让你的心一生一世都不得安宁,我要让你为你的绝情而后悔一辈子!

赵艳秋想到这里,便翻身坐了起来,愣愣地看着地上那些玻璃碎片,然后俯身拾起其中一块锋利的玻璃片。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的遗照,目光里溢满了一种视死如归的绝望:“妈,原谅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吧。”说完,用玻璃片朝自己的手腕割去。刹那间,一股夹杂着浓烈血腥味的殷红的液体从被划破处滚滚而出。她缓缓倒了下去,平躺在长长的沙发上,任凭鲜血汨汨流

淌。渐渐地,她感到了一阵晕旋,到后来,这种感觉似乎越来越强烈,她甚至好像听到了来自天堂的呼唤……

晚上九点多钟,魏平原打着雨伞来到了赵艳秋所住的那幢职工宿舍楼的楼下。吃过晚饭以后,他和同住单身宿舍楼的同事下起了象棋,可他今天下起棋来却感觉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总好像有什么事似的。他边下棋边想,是什么事呢,可又想不起来。大约两小时以后,他突然想到了赵艳秋,想起了下班时自己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以及当时赵艳秋的那种神态,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直觉告诉他,艳秋可能要出事。于是,他棋也不下了,回屋操起一把雨伞就往楼下跑,尽管棋友在他身后叫他把这一盘下完,可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魏平原抬头朝五楼那扇亮着灯光的窗户望了一眼,然后径直走进了楼道。

当他爬上楼梯来到赵艳秋家门口之后,轻轻敲了敲房门,嘴里还叫着艳秋。可敲了半天,屋里却没有任何回应。这使他那种不详的预感更加强烈。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猛踹几脚,终于把门踹开,他迅速冲进屋去看。果然不出他所料,只见赵艳秋已经躺在地上昏迷过去,手腕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立刻将她抱起来,朝屋外跑去。

郑浩南是接到关海英的电话后赶去医院的。关海英在电话里告诉他说,他接到了魏平原的电话,魏平原说赵艳秋出事了,现在正在人民医院抢救。

当郑浩南和关海英马不停蹄地感到医院急救室外时,只见魏平原脸色铁青地背身站在那里,郑浩南上前问他艳秋情况怎么样时,魏平原冷着脸没理他。郑浩南急了:“你说话呀!”霎那间,只见魏平原突然转过身来,照着郑浩南的脸上就是一拳。郑浩南被打懵了,他的嘴角流出血来。关海英冲上前问,“魏平原,你凭什么打人?”魏平原低吼道,“我打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不明就里的关海英吃惊地朝郑浩南看去。魏平原又气愤地说:“我告诉你郑浩南,要是赵艳秋有个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

关海英:“魏平原,这里是医院,你别这么大呼小叫的行不行?”她又转过身递给他一张手绢:“浩南,擦擦嘴,疼吗?”郑浩南接着手绢把嘴角的血揩掉:“没事。”

这时,急救室的门开了,昏迷中的赵艳秋被推了出来。

郑浩南、关海英、魏平原赶紧上前。郑浩南迫不及待地问:“医生,她怎么样?”

医生解下口罩:“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不过,由于失血过多,她得住几天院。”

郑浩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当晨光透过窗户洒进洁白的病房时,赵艳秋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发现郑浩南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她定定地看着他,目光里有了几许柔情,轻轻叹息了一下,忍不住抬起右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郑浩南被惊醒,抬起头来:“噢,艳秋,你醒了?”

赵艳秋凝望着她,声音柔柔地问他是不是这样守了她一夜,浩南顺势抓住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朝她点了点头。

她的目光有些发潮,凄然地看着他问:“浩南,我为你已经死过了一回,你……还走吗?”

他的脸上写意出一种难言之色:“艳秋,你这又是何苦呢?”

赵艳秋听到这句话,明白了他的心思,她失望地闭上眼睛,轻轻抽出被他握着的手,然后将脸转向一边说:“你走吧”。郑浩南局促而尴尬地看着她。

恰在此时,关海英抱着一捧鲜花走进来:“哟,醒了。”一看两人情绪不对,便问怎么回事。

赵艳秋冷冷道:“海英,你叫他出去,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关海英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对郑浩南说:“浩南,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艳秋。”

郑浩南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当郑浩南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便迎了上来,关切地询问赵艳秋的情况,浩南告诉母亲艳秋已经没事儿了,叫她不用担心。

母亲告诉儿子说,昨天下班后艳秋到家里来过,郑浩南吃了一惊,问:“她都给您说了些什么”?母亲告诉他说,艳秋把什么都给她说了。

郑浩南来到母亲身旁坐下:“妈,这么说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郑母难过地抹了把泪水。

郑浩南:“妈,你怎么哭了?”

郑母泪眼昏花地:“浩南,我的儿啊。妈其实打心眼儿里不希望你离开我,背井离乡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妈也知道,你这一走,你的工作兴许就没了。想当初你爸退休的时候,这工作本来是想让你姐顶替的,可你姐姐死活不依,她说弟弟小,就让弟弟顶替吧。孩子,虽说妈知道你这工作来得不易,可妈一直记得你爸临死前说的那句话。他说,咱家浩南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往后他想干什么,千万别阻拦。”

郑浩南哽咽道:“妈……”

郑母动情地:“孩子,妈虽然老了,可妈不糊涂,妈明白你的心思。你是在奔自个儿的前程,你就放心去吧,啊!”

郑浩南心头一热,泪水夺眶而出:“妈……”

林卫国和宋丽平这天去父亲家看望了老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碰见了魏平原。魏平原老远就招呼道,“哟,瞧你们俩走得这么亲热,难怪大伙儿都说你们是一对模范夫妻呀。”

林卫国笑着说:“平原,上哪儿?”

魏平原:“我去办点事儿。”他随即若有所思道:“哎,卫国,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林卫国:“就这两天”

魏平原把头凑了过来,声音也压低了许多:“哎,我告诉你,你和浩南的事有眉目了。”

林卫国一愣:“哦?”

魏平原:“你听我说,我给吕书记谈了,还准备给罗厂长通话表明我的观点。总之一句话,我会积极给你们活动,争取早点把你们的申请批下来。”

林卫国满脸狐疑地:“是吗?”

魏平原:“卫国,你转告浩南一声,你们放心地走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说话的。”

宋丽平感激地:“平原,这事儿多亏您帮忙,谢谢您了。”

魏平原摆摆手:“谢什么呀嫂子,我和卫国什么关系?我不帮他帮谁?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待魏平原走远之后,宋丽平转头对丈夫说:“你别说魏平原这人还挺仗义的。”

林卫国沉思着,没有言语。

一连几天,郑浩南都没再去过医院,不是因为不想去,而是不希望再和赵艳秋发生争吵。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都只能无功而返。眼下艳秋已经听不进他的话,而且看见他就来气。不过,毕竟他和赵艳秋有过六年的感情。因此,心里还是放不下,眼看再过两天就要启程了。他想在走之前,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僻静的去处,四周寂静而空旷,暗灰色的江水仿佛低声吟唱着一支忧郁的歌。

郑浩南站在江边礁石上出神地望着流淌的江水。

关海英的身影蓦然出现在他的身旁:“还是这个老习惯,这么多年了,遇到不开心的事,你都会到这儿来。”

郑浩南转头看着她：“海英，你能不能帮我劝劝艳秋？”

关海英矜持地笑道：“我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是谈这事儿。”

郑浩南神色凝重地望着江面：“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在这种时候，你说话肯定比我管用。”

关海英说：“我可以劝她，不过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浩南，你们好了这么多年，眼看你们就要结婚了，可你却要离开她，这种事即使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也会接受不了，更何况她爱你又爱得那么深。”

郑浩南：“这叫什么爱？她这种爱法真让人受不了。”

关海英：“浩南，咱们四个人都是最好的朋友，我想说句公道话。你要理解艳秋，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里，吃了很多苦。在她的心里，你是她的精神支柱。你现在要离开她这么久，她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这很正常。”

郑浩南长长叹了口气。关海英说：“你现在一定要好好跟她说，千万别急，得有耐心。”

郑浩南：“我还不耐心？我连嘴皮子都磨破了，可她就是钻牛角尖，我觉得她已经失去理智了。”

关海英：“我不是说了吗，她有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郑浩南激动地：“可她不该用死来要挟我，更不该逼我放弃去滨海。”

关海英：“浩南，也许你并不了解女人。我们女人往往把感情看得很重，很神圣。你还是多站在艳秋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们两人要分开这么久，她有她的担心和顾虑，你应该理解。好吧，我答应你去劝劝艳秋。”

“谢谢你，海英。”郑浩南转头望着江面沉吟道：“说实话，我这次到滨海求学，其实我心里并不轻松。我也曾经料到，我作这种选择会遇到阻力，可没想到阻力会有这么大。这几天我老是问自己，我作这种选择到底值不值？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单要失去这份工作，在四年的时间里，我还将像一个无业者一样，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这些我都不在乎，我相信路总是有的，终归是要一步步走出来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和艳秋的这份感情已经面临崩溃。海英，我并不是一个不重感情的人，我并没想过真要和她分手，可她不该这样啊。”

关海英：“浩南，你别灰心。你和艳秋的事，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都要去努力，千万别泄气，好吗？”郑浩南点点头。关海英又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郑浩南说：“过两天就走。”关海英说：“浩南，作为朋友，我送你一句话。尽管你现在压力很大，但我相信你能迈过这个坎儿，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郑浩南转头望着江面，沉吟道：“海英，要是赵艳秋能像你这么理解我就好了。”

第二天，关海英在去医院看望艳秋的同时，将郑浩南找她的事给艳秋它了。经过几天的治疗，赵艳秋的伤害已一天天见好，尽管她的手腕还缠着绷带，因此，他们的谈话是在医院花园里进行的。谈话一开始，就引起赵艳秋不快和不满，因为海英劝她明天去火车站送郑浩南。

“你说什么，你要我明天去送他？”赵艳秋吃惊地问：“海英，你觉得我会去吗？”

关海英脸上挂着笑：“腿长在你身上，去不去是你的事，反正我觉得你该去！”

赵艳秋态度坚决地：“那我现在就回答你，我不去！他这样绝情，心这么狠，我还放下脸去送他？笑话！”

关海英：“你呀，叫我怎么说你呢？”

赵艳秋：“海英，你给我说实话，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关海英正色道：“艳秋，咱们既然是好朋友，有什么话我也不藏着掖着。从感情的角度讲，我理解你的想法和苦衷。但从理智的角度来讲，我判断你在这件事情上处理欠妥。”

赵艳秋一怔：“哦？”

关海英真诚地：“艳秋，我知道你很爱郑浩南，但不知你想过没有，你的这种爱是不是有点自私？”

赵艳秋惊异地：“我自私？那我问你，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对待？”

关海英：“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一味的反对，拼命地阻止他！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你这样做只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你为什么要把感情和事业对立起来呢？啊？”

赵艳秋心烦意乱地反驳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迁就他？要我随着他的性子来？哪怕到时候他把我甩了、蹬了，我还得委曲求全？是吗？”

关海英：“你呀，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依我看，不是你对自己没信心、没底气，就是你钻进了牛角尖。”

赵艳秋：“海英，并不是我对自己没信心，也不是我爱钻牛角尖，我之所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关海英：“根据？”

赵艳秋：“是的，因为他长得很帅，长得太帅的男人是没有安全感的；还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听说影视圈儿是个大染缸，一旦他踏进这个圈子，他迟早会变！”

关海英：“这么说，这就是你不让他干这个的理由，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偏见吗？”

赵艳秋激动地说：“这样的事，我在报上、杂志上看得太多了。实话跟你说吧，我根本不希望他搞艺术。既然咱俩都说到这份儿上，我就实话实说吧，海英，我的父母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我妈当初爱上了一个搞艺术的人！”

关海英吃惊地：“真的？这事儿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赵艳秋哭了，她哭着道：“所以我现在要作最后的努力，我相信事在人为。虽说我知道，我喜欢郑浩南，违背了我妈妈的意愿。但我爱都爱上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海英，我很担心，真的，我真的怕失去他。”

关海英：“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想想我刚才的话。答应我，艳秋，明天去送他。”

赵艳秋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郑浩南和林卫国踏上了远行的征程。

此刻，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站台上，郑浩南和林卫国都手提肩扛地带着行李，朝停靠在此的列车车厢口走来，关海英搀扶着行动不便的宋丽平走在他们身后。郑浩南和林卫国来到了他们乘坐的六号车厢口前，便停下来将行李放在了地上。关海英和宋丽平也走了上来，宋丽平对他俩叮嘱道：“往后你们两人要互相关照，身体是最重要的，千万别亏待自己。”郑浩南说：“放心吧，嫂子，我们会照顾好各自的。”

“丽萍，我这一走，就苦了你和孩子了。”林卫国的这句话差点没让一旁的郑浩南落下泪来，他赶紧背过身子去。

这时，关海英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了郑浩南面前，郑浩南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关海英微笑着说：“浩南，艳秋伤还没好，不能来送你，这是她叫我转交给你的。”

郑浩南接过信封，从里面抽出的却是一叠钱，他将信封放回关海英手里，“这钱我不能要，请你给她带回去吧。”

“拿着吧，不管怎么样，这是艳秋的一片心意嘛。”关海英重又将信封塞在了郑浩南的手里。

郑浩南无奈，只好接过了信封。

其实他不知道，这些钱并不是赵艳秋给他的，而是关海英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当昨天下午她去劝导赵艳秋失败后，她心里一直很不好受，既为好友艳秋的固执而感到生气和惋惜，又突然觉得郑浩南似乎很冤。她决定不把她和艳秋谈话的结果如实告诉他，她不想他带着伤心和失望去远行，她得撒个谎。她又想，郑浩南要走了，自己应该送他点什么，毕竟同事一